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十五回 守志守仁輕財重義 黎氏伏氏醉死夢生

且說單守仁因趕啞叭跌入坑中，幸喜這坑中土多石少，又著了雨。泥是軟的，雖跌了一下，卻不曾受傷，不過昏了一回，就醒將過來。只得站起，明杖也不知那裡去了，少不得慢慢摸著尋找出路。止望爬了出去，怎奈腳下又滑，又有許多碎石子，摸在這裡，摸在那裡。不是碰在樹上，就是撞在荊棘上，紮的兩手生疼；不是被石子絆倒，就是被泥水滑倒。這坑有丈數多深，剛剛摸著一塊石頭，遂用手拍了結實，盡力望上一扒。誰知那塊石頭一半在土中盤著，被雨淋濕，一個人望下一曳，如何攀得住？咕咚一聲掉下來了，把個單守仁跌倒。弄的渾身泥水淋漓，猶如打泥母豬一樣，在這坑中轉過來轉過去，爬起跌倒，再也不得出路。一連數次皆如此，跌的他怒滿胸膛冒火星。翻身坐在塵埃地，大叫：「蒼天在上聽：單守仁平生未作欺心事，為什麼諸凡雪上加冰？拾的金銀不吞沒，恐因財物把人傾。急急趕來非歹意，到惹的神天見怪生星。掉在這裡出不去，總然喊叫有誰應。從昨至今未吃飯，餓的我陣陣烈火把心攻。我若是作歹為非該現報，難道說好事也不容瞎子行？何時才等人來到，妻子受餓在家中。又想起家中光景實難過，活在人間待怎生。半路失明成廢物，料想發跡萬不能。何必單等凍餓死，另去投胎是正經。」守仁越想無出路，一腔怨氣把心攻。翻身站起朝後退，一頭碰去拼性命。誰知碰在荊棘上，剛好刺的右眼睛。哎喲一聲痛難忍，鮮血直流滿面紅。

只因這一紮，卻紮出奇聞來了！他拾金不昧，這一段陰德非小，登時上帝垂佑，賜福消災，現示其報，那荊棘尖兒不歪不偏，恰恰紮在單守仁的右眼珠兒上，把一個螺螄蓋兒輕輕挑去，露出瞳人。那一汪餘血，合著服淚流了下來，疼痛難當，也顧不得尋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撫著眼不住的擦淚，口中聲喚連天。半晌止了疼痛，只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這一紮越發的瞎了！」口中說著，把眼一睜，「哎呀！我怎麼看見東四了？是了，是了，想必我方才是碰死了。記得素日作夢時都看的見，這死了與作夢一樣，一定是死了，死了！」復又東瞧西看一回，見那山石樹木明明都在目前。猶疑半晌，不知是死是活。「哦，有了！聽得人說鬼不知疼，我何不試試？」遂把個手指頭放在口中用牙一咬，咬個生疼，心中歡喜非常，大叫道：「我可好了，真不瞎了！」咕碌跳起來，面南跪倒。

響頭不住連連叩，阿彌陀佛念千聲：「老天果然有報應，今日如出地獄門。方才弟子多冒瀆，枉生抱怨是胡雲。該死該死真該死，求恕無知草木人。念我貧窮無可報，也只好早晚磕頭答聖恩。從此分外存忠厚，自有昊天看的真。」拜罷平身忙站起，看了看，上下渾身泥水淋。帽子踏到泥裡去，明杖跌折兩半根。自己點頭不住笑，叫了聲：「兩世為人單守仁。若不是這點善念蒙神佑，怎得枯木又逢春。」他這裡自言自語驚又喜，忽聽得喊叫之聲震耳輪。

這來的正是啞叭任守志。原來他從單家出來尋找飯店。到了前安鎮大街上飯店中，哄著公子吃完了飯，走堂的算了帳，要拿錢開發。伸手腰中一摸，不見了口袋子，這才想起來昨日脫衣與公子鋪蓋，一同放炕上，忘記帶上。不由吃了一大驚，登時心頭亂跳，忙忙把公子手中一個小銀鐲子摘下來與堂倌，抱起雙印，兩腳如飛，奔回舊路。

任守志驚慌失色回裡跑，心內著急不住喊。自己暗暗罵自己：「該殺該死臭奴才！若干的金銀非兒戲，你怎不著意留神惦在懷？千里長途無盤費，只恐餓壞小嬰孩。這一回去將銀找，只怕他們吞起來。我看他那般寒苦艱難樣，豈有不愛這宗財？我又啞啞不能講，難以分析辯明白。」守志想到為難處，急的他，連喊連哭淚滿腮，順著舊路回裡走，繞過松林上山崖。坑中驚動單義士，他這裡手扶柳樹把頭抬。

此時單守仁坑中看了出路，手拉著樹枝，才要往上扒，聽得哭喊之聲，啞叭正走至坑邊，守仁看見是他，心中大喜，招呼道：「啞叭大哥，可是丟了銀子麼？不必著急，是我拾著了，在我家放著呢！快跟我取去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扒上坑來。啞叭一見，倒嚇了一跳。只見他渾身泥水，臉上又有血痕，光著腦袋，把網子歪在一邊，頭髮上黏著些敗葉黃泥。聽話兒是單先生模樣，聲音都像，就只多了只好眼。不由心內老大的驚疑，用手指著守仁右眼，不住的哈哈。守仁心下明白，叫聲：「啞兄，你莫非兒見我睜開這只好眼，不敢認我麼？」啞叭連連點頭。單守仁遂把方才之事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你那金銀現在我家，分毫不曾動，快跟我回去。」說畢，拉著就走。那啞叭得此言，滿心歡喜。

十分敬重言不盡，暗念恩德深感激。不住點頭跟著走，一路打算自尋思：「這樣人慢說貧賤人家少，就是那富室財郎或也稀。不但此人是君子，大料著也是一房賢惠妻。此恩此德當補報，我若是分財相贈定推辭。再想我邊庭去找高千歲，路遠途長非一時。看看又是冬天到，出塞嚴寒誰不知。小公子嬌生慣養肉皮嫩，冒雪搗風受不了。萬一有個好共歹，這一場千辛萬苦枉奔馳。勞而無功還是小，我恩公香煙千載仗他持。再者我身帶金銀走遠路，倘有個不測後悔遲。我何不一舉兩得將恩報，就在此處把身棲。幫助義兄成家業，撫養官人且待機。這樣好人不依靠，便是糊塗心性愚。」任義士一路思量主意定，單守仁來至家門把話題。

二人走至門外，守仁就讓啞叭請先行，啞叭含笑躬身，一同走進。那平氏自從丈夫去趕啞叭，多時不見回來，又惦著未曾吃飯放心不下，那成郎又啼哭吵餓，遂把他哄著站在堂屋，呆呆的朝外望著。忽聽丈夫說話，迎面一看，只見啞叭在前，一人在後，走將進來。後邊那個人猶如泥母豬一般，面上泥血淋漓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再說不是丈夫，聲音衣履都像；再說是他，又睜開一隻好眼。平氏心內老大的驚異，倉猝之間，由不的問了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，跑到我家來？」守仁哈哈笑道：「賢妻，你怎麼連我也不認的了？我每日抱怨老天，只說無個報應，誰知都是我無知作孽的話，今日方知果然神佛有靈，不負好人！我因掉在坑中，怨氣攻心，一怒之間就要碰死。豈意神天見憐，轉禍為福。如此這般，失目復明。豈非蒼天再造之德？咱夫妻快些望空叩拜！」平氏聽了此言，猶如得性命一般，歡喜非常，口中只念「救苦觀音、阿彌陀佛」，夫妻雙雙拜倒，連那五六歲的孩子也踴躍起來，跟著他父母磕頭，說：「我爹爹眼可好了！啞叭放下公子，也來叩拜。拜畢平身，守仁叫平氏取出那破口袋子來，打開與啞叭看，兩個元寶、一錠金子，還有幾百銅錢，說：「大哥，這是你的原物，拿了去罷。」說著，照舊裝上，遞過來了。

啞叭含笑，擺手搖頭，往後倒退。守仁不解其意，問道：「啞兄卻是為何？」

任守志向前把守仁拉一把，指指心來指指天。拍拍守仁拍拍己，執手躬身面向南。比著樣子來屋裡躺，回身找了個破碗端。自己嘴上比一比，復又送到守仁前。拾了根草地下畫，畫的是二人對拜在平川。一邊一個將頭叩，香案紙馬供中間。畫完指與守仁看，口內哈哈三五番。鬧的守仁直了眼，不解其中就裡緣。平氏參透其中意，叫聲啞兄你聽言：「莫非與夫結拜，意思要住我家園？」啞叭聽見這一問，心中歡喜樂非凡。又是點頭又是拍手，又指心來又指天。不住的哼哈看平氏，單守仁醒悟含春把話言。

說：「啞兄果是此意麼？」啞叭不住點頭。守仁說：「你這意思，我也明白了。因我不吞你的金銀，你心中感念不過，因見我家寒苦，與你結拜將此金銀作營運，成個事業，魚水相幫麼？」啞叭見他越說越是，喜的他眉歡眼笑，連連點頭。哈哈不已。守仁沉吟了一回，說：「大哥！我有一言，說來不要見怪。一則你不能說明這金銀的來歷；二則不知你是何方人氏，因何至此。你固然是一片好心，但恐其中有什麼干係，豈不連累於我？」啞叭不住搖頭，指天指地。守仁說：「你指天地明心，想必無甚干係。但不知這孩子是你何人？」平氏說：「等我猜猜？是大哥的兒子麼？」啞叭連忙擺手。平氏說：「不然就是兄弟，想必是父母都不在了？」啞叭連連點頭。守仁說：「結義同居，撫養幼弟，到也罷了。看面貌你不過二十四五，我今年三十一歲，可就要僭大了。又不知你的姓名，既然結義，咱三人就如同親手足一般，我名單守仁，與賢弟更名單守義，這小兄弟取名單守英，你可如意麼？」啞叭聞言，點頭歡喜，暗暗稱異：「他名守仁，我名守志，這果然是兄弟排稱。

可見是前緣一定該如此，暗暗相合作弟兄。暫且撫養小公子，幫助恩弟把家道成。打聽千歲回故里，是他父子好相逢。」這啞叭思想想心內喜，守仁平氏不消停。院中忙把破桌放，供上清泉水一盞。瓦爐之內將香上，二人拜倒意深深。守仁祝告了結義話，任守志回身又拜嫂合兒。成郎又把叔父拜，一家歡喜樂無窮。守仁換銀買柴米，這才煮飯把饑充。從此弟兄商量著，愧死同

胞一母生。任守志，時刻抱著小公子，行走坐臥手不鬆。平氏看待如骨肉，一家和氣甚安寧。擇選本莊良家女，先與啞叭把婚成。單守仁一念仁心交好運，諸凡作事利源增。不上十年與八載，窮漢成了大富翁。公子長到七歲上，請師教訓把書攻。這些都是後來話，書中先找上回零。且說毒婦任婆子，送出公子轉身房中。看了看二娘秋月依然睡，老惡婦復又翻身望外行。躺在廊下竹床上，雙合二目暫朦朧。忽忽悠悠睡不穩，不多時畫鼓頻敲過五更。婆子起身取涼水，先到秋月臥房中。慢慢與他灌了口，又到那蘭房掀起被紅綾。也與素娘吃下去，看著雞唱大天明。婆子依舊出房去，躺在床上聲不哼。

那秋月醒轉過來，猛然睜眼，看見天已大亮，一翻身忙忙起來，口內說：「好醉，好醉，直死睡了這一夜！也不知公子哭起來無有，快瞧瞧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至堂屋，聽得鴉雀無聲，心裡說：「二奶奶也大醉了，還沒醒呢。」遂輕輕推開門，走進房中，慢慢掀起繡幔，但只見有枕褥，不見公子，又一看，也不在素娘被中。不由心下吃驚，忙喚了聲奶奶。素娘此時也將醒來，微開眼，應了一聲：「作什麼？」秋月說：「公子呢？誰抱去了？」素娘睜眼一看，也吃了一驚，一翻身坐起：「今日如何睡的這樣死？這早可有誰抱了他去，你快瞧瞧去，想任媽抱往前邊去。」說著，也就下了牙床。

秋月聽說，忙忙走至院中，聽的睡鼾，回頭一看，只見任婆子四腳拉叉，躺在床上，睡的正好。秋月越發慌張起來，跑到跟前，用手連推帶搽，說：「任媽媽醒來，醒來！你可看見是誰抱了公子去了？」婆子假裝猛醒之狀，愕愕怔怔，問道：「你說什麼呢？」秋月說：「我問你沒看見公子麼？」婆子說：「我醉了一夜，醒在你後頭，你怎麼問我呢？」秋月聞言，也顧不的回答，轉身往前跑。開了南角門，走至上房廊下，只見蜂兒才開後門，任婆子也就慌慌張張跑來。秋月向蜂兒問道：「誰抱了公子來？」蜂兒說：「我才開了後門，前邊瘦子們才進來伺候，有誰去抱公子？」任婆子手一拍，說：「這也奇了，無人抱來，可往那裡去了？」那伏夫人剛穿上衣服，正在床上坐著，聽得此言，恰好似頂梁骨上折打了一塊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，坑死我了！你們好大……」剛說至此蜂兒跑進房來，望夫人又是送目，又是擺手。伏夫人渾身亂顫雙手紮煞，兩雙眼瞪的一般兒大，看著蜂兒。

那秋月聽見蜂兒之言，驚慌無措，轉身望裡就跑。迎頭碰素娘，說：「奶奶，公子沒在這裡喲！」素娘聽得此言，

只覺得頂梁骨上真魂冒，好似那當頭澆下水一盆。登時粉面如金紙，哎喲了一聲坐在塵。只叫：「嬌兒傾死我，此事真真是罕聞！好端端的昨夜房中睡。關著窗櫺閉著門。今日緣何不見了，你們快些各處尋！」秋月答應朝前去，任婆子故意慌張後跟。蜂丫頭跑出房來攙黎氏，口中只叫二夫人。伏夫人又急又氣難出口，暗罵蜂兒與老任。登時府中全知曉，嚇壞蒼頭老鄭昆。梁氏王氏與孫氏，步履如飛往裡奔。張和王平黃了臉，李清趙泰走真魂。亂亂哄哄齊尋找，聲聲只叫小官人。大廳書房都找遍，連那了廚房倉庫也搜尋。開門又到花園內，亭軒樓閣細留神。各處找遍無蹤影，那時急壞眾家人。鄭昆裡外乾搓手，梁氏著急滾淚津。無可奈何且回稟，男男女女跪在塵。

說：「小人們各處找遍，全然不見公子，也無什麼蹤跡。請夫人二夫人的示下。」伏氏怔（↑可）（↑可）一言不發，素娘放聲大哭。鄭昆說：「二夫人且莫悲啼，若依小人愚見，就此寫下找貼，速速各處貼掛，收留謝銀一千兩，報信者謝銀五百兩。」素娘含淚道：「你就辦理去罷！」蒼頭答應，出了後堂，當下寫了幾百張招帖，令人分頭去帖。留張和、王平在家，自己帶了李清、趙泰，喚了百十個莊戶，百里內外，分頭去找。